

◎ 贵州大学 中国文化书院学术文库

本书获贵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出版基金资助出版

历代政治史 述论稿

LIDAI ZHENGZHI

SHISHULUNGAO

黄富源 著

下篇

贵州大学出版社

中国历史研究网 <http://www.chinahistory.cn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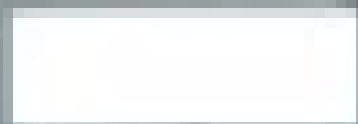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历史网 <http://www.chinahistory.cn>

历代政治史 述论稿

中国历史网 中国历史研究网

中国历史网 中国历史研究网

中国历史网



中国历史网

中国历史网

本书获贵州大学人文社科学术出版基金资助出版
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学术文库

历代政治史述论稿

下 篇

黄富源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历代政治史述论稿. 下篇 / 黄富源著. -- 贵阳 :
贵州大学出版社, 2013. 11
ISBN 978-7-81126-638-2

I. ①历… II. ①黄… III. ①政治制度—研究—中国—古代 IV. ①D691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270334号

历代政治史述论稿

下 篇

著 者: 黄富源
责任编辑: 葛静萍
出版发行: 贵州大学出版社
印 刷: 贵阳精彩数字印刷有限公司
成品尺寸: 205mm×140mm
印 张: 17.75
字 数: 399千
版 次: 2013年12月 第1版
印 次: 2013年12月 第1次印刷
书 号: ISBN 978-7-81126-638-2
定 价: 56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
电话: (0851) 5981027

歷代政治史述論稿

鍾家鼎題籤



目 次

下篇 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	1
一 秦汉与匈奴之关系及开辟西域	3
二 五胡盛衰与“六镇团体”之分化	113
三 “关中本位”及四夷之连环性问题	224
四 西北失守与宋明边防之危机	334
五 东北退防与辽金元清之易代	446

下篇 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 外患与内政之关系

陈氏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之下篇，题曰“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”，专论唐代种族及文化之华夷内外关联问题。其言唐与突厥、吐蕃、回纥、南诏之更互盛衰，唐之推行东北消极政策与西北积极政策，以及“唐亡于黄巢，而祸基于桂林”等史事，大抵皆以当时之华夷内外关联问题互为因果也。陈书此说于吾国历代政治史之研究至为重要。窃谓中国自秦汉已降，迄于明清，其华夷关系问题虽极纷繁悠久，然亦只有一“大事因缘”（借用佛典语）贯穿其间，此即陈书此言之唐代华夷内外关联之史事，及其源流演变而已。斯实中国历史之要秘，乃富源本篇所欲探讨者也。

富源此篇既以探讨陈书之华夷内外关联说为主题，故请先略言探讨之范围及要点：秦汉之世，匈奴为最大外患，为防御匈奴，秦“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”（贾谊新书过秦论），而西汉则开辟西域，以断匈奴右臂，“于是障塞亭燧出长城外数千里”（后汉书八七西羌传）。东汉末叶，对匈奴进行大规模之反击，迫使北匈奴远窜，然其降附内迁之南匈奴后来亦竟能灭亡西晋，从而开启五胡十六国之局。至北魏时，匈奴消失，柔然崛起，为防柔然侵扰，鲜卑拓跋氏乃设六镇以为国防基地；但后来六镇叛乱，其武川镇一系占据关陇，

相继建立西魏及周隋唐诸朝，而柔然则别为新兴之突厥所灭矣。隋唐之际，突厥分东西两部，而东突厥尤盛，隋末北方群雄俱向其称臣，即唐高祖亦不例外，然嗣后太宗竟能一举而灭之，遂成贞观之盛世也。有唐一代为吾国与外族接触繁多之时期，故其内政深受外族影响。举凡府兵制之废除，两税法之推行，对回纥贸易所出现之财政困窘，与夫南诏侵边引起之庞勋叛乱，无不与外族有关。且不特此也，即社会文化亦然。如唐之古文运动，即与安史之乱及藩镇割据有关，盖“安史为西胡杂种，藩镇又是胡族或胡化之汉人”，故韩愈等受此刺激，乃力图建立儒学“道统”，以“申明夷夏之大防”（金明馆丛稿初编论韩愈）也。若就唐时之大势言之，则唐承西魏以来“关中本位”之世业，关中即为全国重心，即使是武后夺取关陇集团政权后，此情形亦未尝改变。但由于“吐蕃为唐代唯一劲敌，与诸外族不同”（陈寅恪读书札记新唐书之部吐蕃传识语），故唐为应对长期入侵之吐蕃，“不能不于东北方面采维持现状之消极政略”，如攻克高丽后即行退出，而“竭全国之武力财力积极进取，以开拓西方边境”，要言之，此即“藉保关陇之安全为国策也”（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下篇）。夫“欲保秦陇，必固河西；欲固河西，必斥西域”（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六三）。然而吐蕃之入侵，使唐之河西、西域尽失；迨吐蕃衰败，其党项别部复据河西。职是之故，唐以后之中国，其政治中心不得不东移，是则直接造成两宋边防之危机，而间接影响以至于明。又唐之东北消极政策不独有关唐之大局，实亦关系以后辽金元清之隆替，且影响所及，直至近世。陈氏曰：“（自南明以来）三百五十年间，明清国祚俱斩，辽海之事变愈奇。长安棋局未终，樵者之斧柯早烂矣。”（柳如是别传第五章）正指此也。以上即本篇之范围，

其内容可分为：秦汉与匈奴之关系及开辟西域，五胡盛衰与“六镇团体”之分化，“关中本位”及四夷之连环性问题，西北失守与宋明边防之危机，以及东北退防与辽金元清之易代等要点，凡此亦本篇之纲要也。

兹即依上列诸要点，更征引有关资料，次第述论之于下：

一 秦汉与匈奴之关系及开辟西域

史记一一〇匈奴传略云：

匈奴，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，曰淳维。（索隐引乐彦括地谱云：“夏桀无道，汤放之鸣条，三年而死，其子獯粥妻桀之众妾，避居北野，随畜移徙，中国谓之匈奴。”其言夏后苗裔，或当然也。）唐虞以上有山戎、獫狁、荤粥，居于北蛮，随草畜牧而转移。匈奴单于曰头曼。自淳维以至头曼千有余岁，时大时小，别散分离，尚矣。然至冒顿而匈奴最强大，尽服从北夷，而南与中国为敌国云。

讲义及杂稿五胡问题及其他略云：

王国维氏谓“匈奴人高鼻深目”，亦非。盖汉司马迁、班固作史记、汉书时，必获见匈奴，乃竟无一语及此；而祇言乌孙以西人高鼻多须，对匈奴非高鼻深目可知。更证以霍去病墓中掘出匈奴石像，仅两颧甚高，益信匈奴非高鼻深目矣。

富源案：匈奴为历史悠久之北方游牧民族，史言其为夏后氏之遗民，今人或言其为黄种，或言其为古北亚人种与原始印欧人种之混合，说法各异，迄无定论。然以今日所得见之汉代匈奴石像言之，则其黄种人之特征明显，故陈氏仍目秦汉

时之匈奴为黄种，亦不为无据也。

史记一一〇匈奴传略云：

匈奴，居于北蛮，随畜牧而转移。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，然亦各有分地。毋文书，以言语为约束。儿能骑羊，引弓射鸟鼠；少长则射狐兔：用为食。士力能毋弓，尽为甲骑。其俗，宽则随畜，因射猎禽兽为生业，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，其天性也。其长兵则弓矢，短兵则刀铤。利则进，不利则退，不羞遁走。苟利所在，不知礼义。自君王以下，咸食畜肉，衣其皮革，被旃裘。壮者食肥美，老者食其余。贵壮健，贱老弱。父死，妻其后母；兄弟死，皆取其妻妻之。其俗有名不讳，而无姓字。其攻战，斩首虏赐一卮酒，而所得卤获因以予之，得人以为奴婢。故其战，人人自为趣利，善为诱兵以冒敌。故其见敌则逐利，如鸟之集；其困败，则瓦解云散矣。战而扶舆死者，尽得死者家财。

汉书九四上匈奴传略云：

单于姓挛鞮氏，其国称之曰“撑犁孤涂单于”。匈奴谓天为“撑犁”，谓子为“孤涂”，单于者，广大之貌也，言其象天单于然也。置左右贤王、左右谷蠡、左右大将、左右大都尉、左右大当户、左右骨都侯。匈奴谓贤曰“屠耆”，故尝以太子为左屠耆王。自左右贤王以下至当户，大者万余骑，小者数千，凡二十四长，立号曰“万骑”。其大臣皆世官。呼衍氏、兰氏，其后有须卜氏，此三姓，其贵种也。诸左王将居东方，直上谷（今河北怀来）以东，接秽貉、朝鲜；右王将居西方，直上郡（今陕西榆林）以西，接氐、羌；而单于庭直代（今河北蔚县）、云中（今内蒙古托克托）。各有分地，逐水草迁徙。而左右贤王、左右谷蠡最大国，左右骨都侯辅政。诸二十四长，亦各

自置千长、百长、什长、裨小王、相、都尉、当户、且渠之属。岁正月，诸长小会单于庭，祠。五月，大会龙城，祭其先、天地、鬼神。秋，马肥，大会蹕林，课校人畜计。举事常随月，盛壮以攻战，月亏则退兵。

顾炎武日知录二九外国风俗条云：

史记言：“匈奴狱久者不过十日，一国之囚不过数人。”

盐铁论言：“匈奴之俗略于文而敏于事。”宋邓肃对高宗言：“外国之巧在文书简，简故速。中国之患在文书繁，繁故迟。”

富源案：战国末年，匈奴即已占领大漠南北，而南与华夏政权对立。匈奴之国家体制，是以单于庭为中心，左右贤王、左右谷蠡王为地方四国之制度，为政简朴，长于攻战。此制略同于吾国殷周时期之分封制，自与秦汉当时已推行之郡县制不同也。

史记六秦始皇纪略云：

三十二年，始皇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，略取河南地（今内蒙古乌加河以南及鄂尔多斯一带）。

三十五年，使扶苏（秦始皇长子）北监蒙恬于上郡。

同书八八蒙恬传略云：

秦已并天下，乃使蒙恬收河南。筑长城，因地形，用制险塞，起临洮（今甘肃岷县），至辽东，延袤万余里。于是渡河，据阳山，透蛇而北。暴师于外十余年，居上郡。是时蒙恬威振匈奴。

汉书九四上匈奴传略云：

秦昭王时，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，有二子。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，遂起兵伐灭义渠。于是秦有陇西、北地（今甘肃宁县西北）、上郡，筑长城以距胡。而赵

武灵王亦变俗胡服，习骑射，北破林胡、楼烦，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（今内蒙古狼山中部计兰山口）为塞，而置云中、雁门（今山西代县）、代郡。其后燕有贤将秦开，为质于胡，胡甚信之。归而袭破东胡，东胡却千余里。与荆轲刺秦王秦舞阳者，开之孙也。燕亦筑长城，自造阳至襄平，置上谷、渔阳（今北京密云）、右北平（今辽宁凌源）、辽西（今辽宁义县西）、辽东郡（今辽宁辽阳）以距胡。当是时，冠带战国七，而三国边于匈奴。其后赵将李牧时，匈奴不敢入赵边。后秦灭六国，而始皇帝使蒙恬将数十万之众北击胡，悉收河南地，因河为塞，筑四十四县城临河，徙適戍以充之。而通直道，自九原（今内蒙古包头）至云阳（今陕西淳化），因边山险，堑溪谷，可缮者缮之，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。又度河据阳山（今内蒙古乌加河北狼山一带）、北假（今乌加河以南夹山带河一带）中。

胡渭禹贡锥指五略云：

管仲曰：“长城之阳，鲁也；长城之阴，齐也。”则春秋时已有长城矣。

董说七国考三长城略云：

王应麟曰：“秦昭王灭义渠，于是秦有陇西、北上郡，筑长城以距胡。”非自始皇始也。

日知录三一长城条略云：

史记匈奴传：“秦宣太后起兵，伐残义渠，于是秦有陇西、北地、上郡，筑长城以拒胡。”此秦之长城也。魏世家：“惠王十九年，筑长城，塞固阳。”此魏之长城也。匈奴传又言：“赵武灵王北破林胡、楼烦，筑长城。自代并阴山，下至高阙为塞，而置云中、雁门、代郡。”此赵之长城也。

燕将秦开袭破东胡，东胡却千余里。燕亦筑长城，自造阳至襄平，置上谷、渔阳、右北平、辽西、辽东郡以拒胡。此燕之长城也。秦灭六国，而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，北击胡，悉收河南地。因河为塞，筑四十四县城临河，徙适戍以充之，而通直道，自九原至云阳，因边山险塹溪谷可缮者治之，起临洮，至辽东，万余里。又度河据阳山北假中。此秦并天下之后所筑之长城也。

富源案：秦灭六国后，建都咸阳，当时匈奴所在之河南地离咸阳不远，其“轻骑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”（史记九九刘敬传），直接对秦之政治中心形成威胁。为首都之安全计，始皇不仅用武力略取河南地，迫使匈奴北退，且更连接旧时秦、燕、赵北边之长城以防御之也。

史记一一〇匈奴传略云：

（头曼）单于有太子名冒顿。后有所爱阏氏，生少子，而单于欲废冒顿而立少子，乃使冒顿质于月氏。冒顿既质于月氏，而头曼急击月氏。月氏欲杀冒顿，冒顿盗其善马，骑之亡归。头曼以为壮，令将万骑。冒顿乃作为鸣镝，习勒其骑射，令曰：“鸣镝所射而不悉射者，斩之。”行猎鸟兽，有不射鸣镝所射者，辄斩之。已而冒顿以鸣镝自射其善马，左右或不敢射者，冒顿立斩不射善马者。居顷之，复以鸣镝自射其爱妻，左右或颇恐，不敢射，冒顿又复斩之。居顷之，冒顿出猎，以鸣镝射单于善马，左右皆射之。于是冒顿知其左右皆可用。从其父单于头曼猎，以鸣镝射头曼，其左右亦皆随鸣镝而射杀单于头曼，遂尽诛其后母与弟及大臣不听从者。冒顿自立为单于。冒顿既立，是时东胡彊盛，闻冒顿杀父自立，乃使谓冒顿，欲得头曼时有千里马。冒顿问群臣，群臣皆曰：“千

里马，匈奴宝马也，勿与。”冒顿曰：“奈何与人邻国而爱一马乎？”遂与之千里马。居顷之，东胡以为冒顿畏之，乃使使谓冒顿，欲得单于一阏氏。冒顿复问左右，左右皆怒曰：“东胡无道，乃求阏氏！请击之。”冒顿曰：“奈何与人邻国爱一女子乎？”遂取所爱阏氏予东胡。东胡王愈益骄，西侵。与匈奴间，中有弃地，莫居，千余里，各居其边为瓠脱。东胡使使谓冒顿曰：“匈奴所与我界瓠脱外弃地，匈奴非能至也，吾欲有之。”冒顿问群臣，群臣或曰：“此弃地，予之亦可，勿予亦可。”于是冒顿大怒曰：“地者，国之本也，奈何予之！”诸言予之者，皆斩之。冒顿上马，令国中有后者斩，遂东袭击东胡。东胡初轻冒顿，不为备。及冒顿以兵至，击，大破灭东胡王，而虏其民人及畜产。既归，西击走月氏，南并楼烦、白羊河南王。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，与汉关故河南塞，至朝那（今宁夏固原）、肤施（今陕西延安），遂侵燕、代。

通考三四〇四裔考略云：

秦灭六国，而始皇使蒙恬将数十万人之众，北击胡，悉逐出塞，收河南地，渡河，以阴山为塞，筑四十四县城临河，徙谪戍以充之。匈奴单于曰头曼，不胜秦，北徙。十余年至秦乱，所谪徙戍边者皆去，于是复稍渡河，与中国界于故塞。后为其太子冒顿以鸣镝射杀之，而自立为单于（原注：时秦二世元年）。遂东袭灭东胡王，虏其民众畜产。既归，西击走月氏，南并楼烦、白羊河南王，侵燕代，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，与汉关故河南塞，至朝那、肤施。是时汉方与项羽距，中国罢于兵革，故冒顿得自强，控弦之士三十余万。

富源案：秦汉之际，匈奴头曼单于在位，不胜秦，北徙，故

秦曾收复河南地。后头曼为其子冒顿所杀。冒顿即位后，即向外扩张，东占东胡，西击月氏，南并楼烦、白羊河南王，又夺取秦所收复之河南地，此时匈奴最为强大也。

史记六秦始皇纪略云：

三十四年，適治狱吏不直者，筑长城及南越地。

丞相李斯曰：“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。非博士官所职，天下感有藏诗、书、百家语者，悉诣守尉杂烧之。令下三十日不烧，黥为城旦。”（集解：如淳曰：“律说‘论决为髡钳，输边筑长城，昼日伺寇虏，夜暮筑长城’。城旦，四岁刑。”）

汉书六三武五子传论云：

秦始皇即位三十九年，内平六国，外攘四夷，死人如乱麻，暴骨长城之下，头卢相属于道，不一日而无兵。（富源案：水经注三引杨泉物理论云：“始皇使蒙恬筑长城，死者相属。民歌之曰：‘生男慎勿举，生女哺用脯，不见长城下，尸骸相支柱。’其冤痛，若此矣！”）由是山东之难兴，四方溃而逆秦。

史记四八陈涉世家云：

二世元年七月，发闾左適戍渔阳，九百人屯大泽乡。陈胜、吴广皆次当行，为屯长。会天大雨，道不通，度已失期。失期，法皆斩。陈胜、吴广乃谋曰：“今亡亦死，举大计亦死，等死，死国可乎？”

贾谊新书过秦论云：

始皇既没，余威振于殊俗。然而陈涉瓮牖绳枢之子，甿隶之人，而迁徙之徒也。材能不及中人，非有仲尼、墨翟之贤，陶朱、猗顿之富也。蹶足行伍之间，俛仰仟佰之中，率罢散之卒，将数百之众，转而攻秦。斩木为兵，揭竿为旗，

天下云会响应，赢粮而景从，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。
淮南子人间略云：

秦皇挟录图，见其传曰：“亡秦者，胡也。”因发卒五十万，使蒙公、杨翁子将筑修城。中国内郡挽车而饷之。当此之时，男子不得修农亩，妇人不得剡麻考缕，羸弱服格于道，大夫箕会于衢，病者不得养，死者不得葬。于是陈胜起于大泽，奋臂大呼，天下席卷，而至于戏。刘、项兴义兵随，而定若折槁振落，遂失天下。祸在备胡而利越也。欲知筑修城以备亡，不知筑修城之所以亡也。

富源案：唐人杜佑言“秦平六国，北筑长城，以御匈奴”，此原本是正常之国防行为。然秦政暴虐，“劳力扰人，结怨阶乱”，致使“白徒并起，海内云扰”，秦遂灭亡。而秦之所以亡，实由防匈奴之“谪戍（陈胜、吴广）”而起（见旧唐书一四七杜佑传）。由此言之，则秦之亡，亦间接与匈奴有关也。

汉书九四上匈奴传略云：

汉初定，徙韩王信于代，都马邑（今山西朔县）。匈奴大攻围马邑，韩信降匈奴。匈奴得信，因引兵南逾句注（今山西代县北），攻太原，至晋阳（今山西太原）下。高帝自将兵往击之。会冬大寒雨雪，卒之堕指者十二三，于是冒顿阳败走，诱汉兵。汉兵逐击冒顿，冒顿匿其精兵，见其羸弱，于是汉悉兵三十二万，北逐之。高帝先至平城（今山西大同），步兵未尽到，冒顿纵精兵三十余万骑围高帝于白登（今大同马铺山），七日，汉兵中外不得相救饷。匈奴骑，其西方尽白，东方尽骠，北方尽骊，南方尽驵马。高帝乃使使间厚遗阏氏，阏氏乃谓冒顿曰：“两主不相困。今得汉地，单于终非能居之。且汉主有神，

单于察之。”冒顿与韩信将王黄、赵利期，而兵久不来，疑其与汉有谋，亦取阼氏之言，乃开围一角。于是高皇帝令士皆持满傅矢外乡，从解角直出，得与大军合，而冒顿遂引兵去。汉亦引兵罢。

同书一下高帝纪略云：

七年冬十月，上自将击韩王信于铜鞮，斩其将。信亡走匈奴，其将曼丘臣、王黄共立故赵后赵利为王，收信散兵，与匈奴共距汉。上从晋阳连战，乘胜逐北，至楼烦（今山西宁武），会大寒，士卒堕指者什二三。遂至平城，为匈奴所围，七日，用陈平秘计得出。使樊噲留定代地。

史记九九刘敬传略云：

汉七年，韩王信反，高帝自往击之。至晋阳，闻信与匈奴欲共击汉，上大怒，使人使匈奴。匈奴匿其壮士肥牛马，但见老弱及羸畜。使者十辈来，皆言匈奴可击。上使刘敬复往使匈奴，还报曰：“两国相击，此宜夸矜见所长。今臣往，徒见羸瘠老弱，此必欲见短，伏奇兵以争利。愚以为匈奴不可击也。”是时汉兵已逾句注，二十余万兵已业行。上怒，骂刘敬曰：“齐虏！以口舌得官，今乃妄言沮吾军。”械系敬广武。遂往，至平城，匈奴果出奇兵围高帝白登，七日然后得解。高帝至广武，赦敬，曰：“吾不用公言，以困平城。”乃封敬二千户，为关内侯，号为建信侯。

段安节乐府杂录傀儡子云：

自昔传云：“起于汉祖，在平城，为冒顿所围，其城一面即冒顿妻阼氏，兵强于三面。垒中绝食。陈平访知阼氏妒忌，即造木偶人，运机关，舞于陴间。阼氏望见，谓是生人，虑下其城，冒顿必纳妓女，遂退军。史家但云陈平以秘计免，盖鄙其策下尔。”